

古典主义的神话

On the Myth of Classicism

【澳】罗兰·玻尔著 武田田译

Roland Boer

作者简介

罗兰·玻尔，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新奥讲席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Roland Boer, Research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Xin-Ao Adjunct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Roland.Boer@newcastle.edu.a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yth that the classics of ancient Greece are the basis of Western culture. It begins by exploring how the myth was constructed, especial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en in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cient Greece belatedly became the basi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ousting older contenders and now embodying reason, the individual, progress, and, eventually, democracy. Then the author asks why this myth was constructed. The ultimate answer is that the need to find a European base (even if it was in Eastern Europe), rather than one among the colonies or 'semi-colonies' of Europe, was due to Europe's late rise to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ominance. In order to get to that poin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Classics in Western universities managed to leapfrog the old 'queen', theology, by proposing that the philosophic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s of ancient Greece provid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ology itself. The paper closes by considering the question of myth, understood in its double-sided sense as both a fiction and a deeper truth. What then is the deeper truth that the fiction of classical origins reveals?

Keywords: Western classics, theology, Europe, Greece, Rome.

我得到的第一个学位是古典学（西方），当时我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一个不大的系里读书。同很多其他学校的古典学系一样，我们的专业也受到来自大学里一些“精明头脑”的威胁，那些搞经济的人认为只有两三个学生的课堂是对金钱的浪费。幸运的是，我们当时的系主任是一位很怪异的（也是同性恋）教授。他操着假装的英国口音，喝到微醺，披上学位袍，穿着短裤，骑着自行车来上课。我们都直呼他的名字“Godfrey”。他其实是位很机敏的政治家，懂得如何利用大学系统来保证古典学的生存。除了必修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我们天天被教导说这两门语言是西方大多数语言的基础，我们也学习梵语。或者说 Godfrey 教了我们一些梵语。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听他讲课。我们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喝着 Godfrey 老师拿来的廉价雪利酒，嘲笑着他的古怪，一边学些梵语。因为按照印欧语系的假说，梵语也是古典语言的一种。

在当时的大学环境中，古典学所面临的问题是（也将继续是）存亡问题。我们为此质疑道：他们怎么能关闭对西方文化之基础的研究？如果忘掉文化的来源，人类岂不更可悲？但是我们从来不会问为什么这些语言和文本——尤其是古希腊——会被认为是文化基石。这篇文章试图提出并回答这一问题。我也参考了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来质疑古典学这一神话，但不同的是，我将神学和《圣经》批评纳入了我的研究。^①

^① 这个领域有几部标杆性著作，其作者分别是布罗代尔（Braudel）、贝尔纳（Bernal），以及霍尔登（Hordern）和伯塞尔（Purcell）。我虽不一定完全同意他们中任何一人的观点，但是他们的研究为我提出的古典学神话一说做了一定铺垫。早在1949年，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这本书当时是年鉴学派的奠基之作）已经提出地中海世界并不是分割成欧洲和异教世界的两个部分，而是一个整体。他认为“地中海地区的土耳其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基本

古希腊地位的提升

我们现在普遍认为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但是这一反复提及的论断，以及它已经构建的叙事本身却似乎有点问题，古希腊的霸主地位也有些松动。^①作为神话的古典学叙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即它其实并不是很古老。在简单追溯这一叙事之前，我需要

上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个地中海世界面对的是同一个沉重的命运，完全一样的问题和即便不完全同样也趋向一致的结局。”（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London: Collins, 1972]）第二个标杆是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的有瑕疵的经典之作《黑色雅典娜》（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ume 1: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在这部著作中，贝尔纳提出古希腊人本知道自己有埃及和闪族血统，这一点学者们在18世纪已经发现，但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欧洲的古典主义者故意模糊这个事实，并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激进的纯种欧洲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欧洲发源自希腊，并与劣等的闪族和亚洲人对立。我之所以称这部书“有瑕疵”，是因为贝尔纳的真知灼见中混杂了一些无理、奇怪的说法。比如他关于共济会对拿破仑·波拿巴和其他人的影响的断言；此外，他虽简单提到态度的变化和种族主义的发展，却未能解释导致古希腊地位上升的文化变迁。贝尔纳的著作引发了大量的论争，非洲中心主义者和不少古典主义者坚决支持他的论点，而另一些自以为是的古典主义者对他进行质疑（例证见 Walter Cohen and Martin Bernal, "An Interview with Martin Bernal," *Social Text*, no. 35[1993]:1-24.; Suzanne Marchand and Anthony Grafton, "Martin Bernal and His Critics," *Arion*, no. 5 (2)[1997]:1-35）。第三个标杆是霍尔登和伯塞尔合著的《腐败之海：地中海历史研究》（*The Corrupting Sea: A Study in Mediterranean History*）。这部书继布罗代尔之后追溯了从远古到19世纪三千年以来非常与众不同的微观历史。他们研究的几乎是一直都存在却从未被关注的普通旅行者和小商人的个体活动。他们专注于研究海上贸易的相互性、流动性和诸种变化如何为多样化的地中海地区提供了广泛的、持续的纽带。

^① 对神话一说的经典论述，见菲弗（Pfeiffer）的两卷本《古典学术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Pfeiffer 1968, 1976）。在近期出版的《国际古典传统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中，肯尼迪（Kennedy）追溯了古典传统中的各种起落和转变，从希腊化时期一直到今天，希望能够保持古典学的微妙地位，以及在今日的大环境中“保护主义者”对古典学的需要。他有时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伊斯兰恐惧症，提出中世纪穆斯林学者的古典学知识其实很少，他们也许对脆弱的古典传统已经做了无法弥补的伤害（George A. Kennedy, "Shifting Visions of Classical Paradigms: The 'Same' and the 'Oth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no. 1 (1)[1994]:7-16.）。

确定的是那个大多数人认同的影响公共辩论和政策的新范式^①。虽然此问题早有提及，^②但是将希腊实质性地提升到重要地位实际发生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到今天，古希腊作为最古老文明的地位已经毫无疑问得到公认。这种殊荣也曾属于过埃及、印度和中国。在这些绝对古老的文明中，我们发现了智慧、财富和人类生存的奥秘。西欧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世界文明舞台上的后来者，在很多方面还处在野蛮的状态，比起其他民族要稚嫩的多，对生活艺术的领悟也不够。至于古希腊，大多数人都明白它的古老程度略显不足，实际上它与古代近东关系密切，并从中借鉴颇多。^③

然而，从 18 世纪后半叶到 19 世纪初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要提到其中的三点：首先，其他古文明地位的降格和古希腊地位的提升。在这段时期，古埃及、印度和中国的民族和历史地位被极大地降格，古老不但失去了优势，反而成为备受诟病的对象。取而代之更受重视的是进步，这是适合西欧这个后来者的有利变化。于是，在 18 世纪与 19 世纪之交，曾经被认为是古老、智慧、久远的文明被当

^① 古典学霸主地位的建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变化和 challenge。说起变化，我们必须提到德·高比努（de Gobineau）的《论人种的不平等》（*An 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s*），最初于 1853-1855 年出版（Joseph de Gobineau and Arthur Comte,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s*, trans. Adrian Collin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5.]）。在这部多卷本的重要作品中，高比努区分了白色、黑色和黄色人种，并断言人种是文明和文化的首要决定因素。当然，是白人（尤其是雅利安人）创造了世界上一切的善。然而，现实给了这部作品迎头一击，因为他说印度、埃及、亚述、中国、墨西哥和秘鲁的文明都是雅利安人定居后的结果。这一观点影响了希特勒和其他一些人。除此之外，他还提出闪族是白种人的一支，因为亚当是第一个白人。针对古典学叙事也有很多反对意见，比如雅各布·博尔奈（Jacob Bernays）试图将《圣经》与古希腊罗马的文明遗产相统一；爱德华·迈耶（Edward Meyer）试图找到一个从古巴比伦到罗马的延续的传统；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认为古典传统包括古代近东（Suzanne Marchand and Anthony Grafton, “Martin Bernal and His Critics,” *Arion*, no. 5 (2) [1997]:1-35.）。但是，他们却都是 19 世纪崇拜希腊的德国学术界的例外——博尔奈和瓦尔堡都是犹太人，而且处在学术界边缘。

^② 比如 1499 年拜占庭沦陷于土耳其之手时，大批古希腊学者和神学家逃亡西欧。但即便那时他们也被认为是比西欧拉丁语世界的天主教学者低一两个档次。

^③ 贝尔纳将此命名为“古代模式”（Ancient Model）（1987）。

做了静止、一成不变、过时的象征，需要欧洲人的干预才能跨入先进的现代社会群体。

以埃及为例，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埃及记述》（*The Description de l’Egypte*）的出版。^①1799-1801年间，拿破仑发动了对埃及的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一千追随他的文人为此搜集了大量关于埃及的材料，《埃及记述》就是在此基础上的一部对埃及的花草、历史、建筑、宗教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的鸿篇巨制。这部著作写于破译象形文字之前，参与这部著作的学者和编辑们研究埃及完全是从希罗多德（Herodotus）、斯特雷波（Strabo）、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以及普林尼（Pliny）等视角进行，并佐以希腊和拉丁的名言警句。对法老的描述具有非常明显的古典学特点。这部著作起到了将埃及具体化的效果，夸大了它的古代地位，但同时又清晰地指出埃及无法继续进步，跨入现代社会，除非它受到更高等的统治者的帮助。很明显，这种形象刻画无视现代埃及，只专注于它的伟大过去。紧随《埃及记述》出现了很多效仿：福楼拜在沿尼罗河北上的时候一路读着希腊文版的《奥德赛》，刚从牛津和剑桥毕业的英国人背诵的是希罗多德，欧洲人在开罗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大学成立了古典学系，并一直控制它们，直到20世纪50年代^②。当然，如果没有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准备工作，这一对埃及的全面具象化工作不可能得以实现。这一工作的顶峰是约翰·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64年开始的巨著《古代艺术史》（*History of Ancient Art*）。在这部书中，他提出可以将埃及艺术比作一棵树，虽然得到精心耕种，但却被虫子或者其他病害制约了其成长；这棵树从此不再成长变化，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达不

^① 《埃及记述》第一版24卷，第二版修订为37卷，电子版参见：<http://descegy.bibalex.org>。

^② Donald M. Reid, “Cromer and the Classics: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Greco-Roman Past in Modern Egyp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2, no.1(1996): 1-29.

到它的完美，直到希腊帝王们控制了它^①。应运而生的是埃及学，即将埃及作为一个典型，研究它作为“他者”的奇怪、落后和野蛮。

一谈起印度，我们可能马上想到这个国家曾有的世界级地位，尤其是在德国的学界。但是对印度的看法其实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②。一种相对保守，持法西斯式的优等民族论，它把印度看作是浪漫的起源，提出印欧语言是雅利安人最原始的语言^③。这个我们熟悉的所谓印欧语系的假说提出的是，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很多欧洲语言属于一个共同的语言家族^④。另一种观点更开放，代表人物是德国印度学专家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缪勒认为假以足够的支持，印度教将会进化为基督教。但是他的研究中最明显的问题是，其研究对象并不是现代的印度，而是古代形态的印度。他认为既然印度文化在时间上是凝固的，对其当代历史费力进行研究不啻是一种浪费。对印度当代历史进行研究大都是从种族主义的角度进行，例如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的《英属印度史》（*A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⑤。

中国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降格待遇。愚蒙时期的欧洲人花了很长时间从一个稳定的文明中寻找智慧和启蒙，然而到了 19 世纪，中国却因为这种稳定而遭受贬抑。后来，“一成不变”成为“大部分人都同意（如果不是全部一致）的蔑视中国的原因”。^⑥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中国有着无法忍受的专制、缺乏自由精神、道德标准

^① 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History of Ancient Art* (New York, 1880).

^② Dietmar Rothermund, *The German Intellectual Quest for India* (New Delhi: Manohar, 1986).

^③ 有德国学者认为梵语与德语的关系尤其密切，梵语实际上为日耳曼人提供了一个连接“原初家园”（Urheimat）的桥梁。Bruce Lincoln, *Theorizing Myth: Narrative, Ideology, and Schola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47-147.

^④ Baudouin Decharneux, “Introduction philosophiques: Les Indo-Européens, de l'études aux fantasmés,” In *Modèles linguistiques et idéologies, "In-do-Européen"*, ed. E. Vanséveren (Brussels: Éd. Ousia, 2000), 13-29.

^⑤ James Mill, *A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London: Baldwin, Cradock and Joy, 1818).

^⑥ Gregory Blue, “Ginaw on China, Race Theory, the ‘Yellow Peril’, and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no.10 (2) (1999): 92.

低。在黑格尔看来，东方世界里只有专制暴君是自由的，而在古希腊，大多数人享有自由。^①赫尔德（Herder）认为中国过时、僵化和腐朽。^②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中国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进步与现代性。

然后我要说说古代以色列，它也是我在下文要重点讨论的。鉴于《圣经》的重要地位，古代以色列人的希伯来《圣经》曾被看作是基督教文明甚至人类文明的基石。人类的始祖、十诫、先知们的高水平道德标准、以及耶稣的八福等等曾被看作是社会的中坚。但是到了19世纪，这一切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在，古代以色列沦落为古文物学者的研究对象，从中研究古代民族的生活习性。比如，早期去澳大利亚探险的欧洲人就利用古代以色列的《圣经》故事来对比解释所谓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原始”生活方式^③。这同样也导致了另一套学术科目的产生，其目的就是要摆脱过去对《圣经》作为知识基础的依赖。

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东方主义这个学科的大伞下发生的，其二级学科有埃及学、印度学、中国学，以及古代近东研究。华莱斯坦（Wallerstein）清楚地指出，东方学，跟人类学一样，作为以欧洲为核心的一个学科，目的是为了研究那些或多或少处于欧洲霸权控制中的其他民族。^④不同的是，人类学研究的是殖民地的“土著部落”，而东方学研究的是“半殖民地”，即人口和土地面积较大的民

^①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J. Sibree (Buffalo: Prometheus Books, 1991), 111-115; 224-240.

^② 转引自 Ernst Rose, "China as a Symbol of Reaction in Germany, 1830-188,"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o. 2 (1) (1951):58-59.

^③ Roland Boer, *Last Stop Before Antarctica: The Bible and Postcolonialism in Australia*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8), 57-80.

^④ 这些学科的最终目标是“完全了解如何控制那些已被掌控‘他者’。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首先至少要了解。”参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V: Centrist Liberalism Triumphant, 1789-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族和“较为高等的文明”。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对它们的控制，以确认欧洲征服世界的优越地位。^①

那么在将这些过去的西方文明源头降格之后，谁来顶替这个空缺呢？当然是古希腊。晚到的古希腊终于占据了引以为豪的古代文明的舞台。古希腊人成为战胜了东方野蛮人的苍白的欧洲人。^②他们所代表的是象征着“进步”的自由、和谐和个人主义，以及理性的光辉。他们提供了哲学、戏剧、艺术和政治的起源，以及理想的人类形象。^③自从人类文明在这个光荣时代迷途之后，恢复这一黄金时代就成为启蒙后的欧洲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在德国，热爱希腊的浪漫主义运动在古希腊文明中发现了世上一切善的真正源头。在温克尔曼和弗里德里希·A·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8世纪后期）之后，对希腊文化的热爱成为普鲁士在政治上自我界定的一个步骤，也是德国文学、教育和政治“新人文主义”运动的基础。在普鲁士教育领袖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影响下，教育系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歌德、席勒、荷尔德林、

^① 华莱斯坦的叙述比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更有见地。Edward Said, *Orientalism*. 2nd 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2).

^② 这种不断升级的说法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希腊是个巴尔干国家，气候宜人。鉴于寒冷能使人头脑睿智，使人学会坚强，使人更加文明，浪漫派于是将希腊文明的源头推到尽可能纬度更高的地方（本着这个假设的原则，甚至可以将人类文明的源头推至北极圈）。在南迁的过程中，他们保留了北方的优秀。参见 Walter Cohen and Martin Bernal, “An Interview with Martin Bernal,” *Social Text*, no. 35 (1993): 2.

^③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的民主在18世纪早期并未得到肯定。相反，作家和政治家们从古希腊统治阶层——修昔底德（Thucydide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柏拉图（Plato）、色诺芬（Xenophon），以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对民主的恐惧中得到启发，拿雅典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希望对抗“暴民统治”的威胁。即使是美国宪法也试图从两方面使自己免受雅典式民主的影响：代表制，而非直接民主制；“三权分立”的机构。参见 Karen E. Whedbee, “The Tyranny of Athens: Representations of Rhetorical Democrac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no. 33 (4) (2003): 65-85.

黑格尔，以及洪堡的追随者们纷纷投身其中，并做出巨大贡献^①。于是，黑格尔宣称只有在古希腊人类才开始真正“生活在家园”。^②早期社会学家威廉·亨利·黎耳（Wilhelm Heinrich Riehl）回忆起当年在德国一个体育馆的生活时写道：

我们曾把希腊看作我们的第二故乡；因为它是所有高尚思想和感情的所在，是人类和谐的家园。是的，我们甚至认为古希腊属于德国，因为在所有的现代民族中，日耳曼人对希腊精神、希腊艺术和和谐的希腊生活方式的领会最深。^③

欧洲人对希腊的钟爱在 1823 年希腊反抗土耳其，争取独立的革命中尤为明显，他们对希腊表现出全方位的热情支持。土耳其苏丹派遣穆罕默德·阿里镇压希腊人的反抗，1827 年随着穆罕默德的舰队在那瓦利诺（Navarino）受到重创，希腊与古代近东之间的种种联系也被割断^④。希腊获得了自治，不再依附于任何权力；其实希腊从来就是独立的。基督徒（感念于希腊基督徒在异教徒控制下的艰辛）、政治改革家、左派、保守的英国政客、新人文主义者——

^① Lionel Gossman, "Philhellenism and Antisemitism: Matthew Arnold and His German Model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o.46 (1994):1-39. 另见 Suzanne Marchand, *Down from Olympus: Archaeology and Philhellenism in Germany, 1750-197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另见黑格尔于 1809 年在纽伦堡体育馆题为“论古典学研究”的演讲。G.W.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Erster Band*, vol. 18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0). 这种观点也影响到英吉利海峡另一头的马修·阿诺德。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主义》对“希伯来主义和希腊主义”进行了讨论。这种观点在法国采取了一个略有不同的形式——民族古典主义。1870-71 年在普法战争中失败之后，罗马天主教之虔诚变成了试图在地中海区域恢复以身体和灵魂的完美为基础“黄金时代”的努力。

^③ *Kulturgeschichtliche Charakterköpfe*, 1891, quoted in Lionel Gossman, "Philhellenism and Antisemitism: Matthew Arnold and His German Models," 11.

^④ Suzanne Marchand and Anthony Grafton, "Martin Bernal and His Critics," *Arion*, no. 5 (2) (1997):1-35.

所有人都支持希腊的独立战争。希腊成为欧洲和东方的分界，而东方则成为象征野蛮的遥远他处。

较晚走上舞台的是美国。美国从 1917 年（在威尔逊执政期间）开始，为自己较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寻找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领先的高等教育机构承担了为这一方案提供教学的任务，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专注于西方文明史的教育计划，这个计划承认了古代近东和埃及的地位，但认为文明史的发源地是雅典。自由和民主因此不仅起始于希腊，而且将欧洲不同出身的人在美国的同化框架下网罗在一起。在这个教育框架下，截止到冷战时期，密西根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轻轻松松重新设计了教学大纲，其模式以希腊为中心，将西方定义为“始于柏拉图止于北大西洋公约的一套与历史无关的伟大思想的转移，丝毫不受历史与激情的影响。”^①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古希腊一些不那么令人骄傲的特点则被悄悄掩盖，包括利用奴隶劳动来抽取剩余价值的经济体系^②。同样被不经意忽视掉的还有古希腊社会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有财产的成年男人在生理、政治、经济方面占有女人、未成年男孩、地位、外族人等等。^③被掩盖的还有面纱：古希腊广泛使用面纱来区别有钱有地位的女人与妓女和女奴的不同这一事实。实际上，妇女使用面纱最早始于古希腊，而并不是伊斯兰世界^④。还有，别忘了希腊处于巴尔干半岛，在欧洲东部，而不是西欧。

^① David Gress, *From Plato to NATO: The Idea of the West and Its Opponent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411.

^② de Croix Ste. G. E. M.,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from the Archaic Age to the Arab Conques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③ David Halperin. *One Hundred Years of Homosexuality: And Other Essays on Greek Love*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88-112. 另见 Keuls, Eva C. *The Reign of the Phallus: Sexual Politics in Ancient Athe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④ David Graeber,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2011), 188. 这些当然不是我当年研修古典学时老师们教的！即便他们知道，也一定会对我们保密。但是当时很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有很多古典学教授都是同性恋——即著名的“希腊之爱”。

为何要有古典学？

在上文我已追溯了欧洲转向古希腊罗马经典（特别是古希腊经典）的过程，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的答案是，由于欧洲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属于后起之秀，需要一个地处欧洲境内的古文明作为其根基（即便古希腊是在欧洲东部），而不是将地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他古文明作为其文化发展之源。但是，在阐明此点结论之前，我想先讨论一下这些新的学科——包括古典学——是如何将它们自己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的。

有一种说法提出，大学里出现的现代学科是因为新的权力需要重新理解他们自己和属民在世界范围的位置。那些被认为关键的学术科目当时都要求独立，声称要在“价值中立”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具有新的“专业化”特征。首先出现的是现代的历史学科，然后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他们缩小了自己的研究范围，放弃了以往所有形式的政治论争，而致力于研究西欧现代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成因和功能。这些学科的研究中心正是帝国主义的中心：大不列颠、法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很显然，他们所声称的专业性和客观性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正如华莱斯坦（Wallerstein）所提到，19世纪后30年和20世纪上半叶期间，这些学科的制度化为西方世界“研究自身、解释自身的功能和更好地控制世界局势”提供了途径^①。也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其他地区被置于两大学科的研究领域之中——人类学研究的是殖民地的原始民族，东方学研究的是人口众多、地域较广的“较高等文明”。

但是我在这里要提到的是另一个方面的原因，以便我们清楚地看到古典学所扮演的角色。学科要求独立的过程一方面创造了清晰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V: Centrist Liberalism Triumphant, 1789-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264.

划分的研究领域——经济、社会、政治、原始民族和古代文明，同时，坚持学术研究不受价值影响也是使自己从神学指导框架中独立出来的一个策略^①。所有这些学科曾经都是神学框架下的不同分支。物理学研究的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历史学的出现是为了叙述上帝对世界的安排；经济学最早是一个神学词汇（oikonomia），研究的是三位一体和救赎的故事；人类学是在神学范畴中研究人类，甚至在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后仍然深受旧约叙事的影响；而哲学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一直与神学紧密相关。除此之外还可以轻松举出很多例子，我想说明的是，这些学科在将自己从母学科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中去掉了上帝假说，走出了教会的控制。它们不再认为上帝是物理学、历史学或者人类学的一个构成因果关系的因素，人类生存的问题也不再以神学为答案。客观性和价值中立实际上是对神学价值的放弃。从制度层面上来说，教会对学术事务曾有的直接控制被坚决否决。学科的独立性得以成功实现。现在这些学科都已经脱离神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具有辩证意味的研究方向：这些学科现在被用来从社会、政治、历史等等不同角度来研究宗教。

这个变化的种子其实很早就种下了，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大变化，然后经历启蒙时代。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是向资本主义的更重要的转型阶段。这段历史也为我们了解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自主学科的最终确立提供了一个框架基础。但是这与古典学，尤其是将古希腊挖掘出来作为西方文明的源泉有什么相干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至关重要的特点，即，它是对历史的一个激进的重述，目的是为了发现一个通向现在的新路，打开一个新的未来。古典主义，或者“古典主义化的过程（classicising）”，成为

^① Michel De Certeau,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Tom Conl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175-179. 另见 Michel De Certeau and Jean-Marie Domenach, *Le Christianisme éclaté*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4), 9-20. Roland Boer,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The Bible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3-5.

斯特莱 (Stray) 所称之为的一个制造“原初的自我叙事”的过程。西方古典学因此是“利用古代权力的欧洲变种”^①。我们来一起看看西方古典学是如何得到成功的。

最主要的对抗还是来自神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基督教叙事是西方世界的基础。法律的基础来自《圣经》中的十诫;人类的生存本质需要从《圣经》叙事中理解;我们身边的世界和宇宙由《创世记》规定;教会明了社会的本质;政治的本性也来自《圣经》,因为帝王都是由神指派;即使是历史和家庭的本质也来自《圣经》叙述。正如我在前文所指出,在整个18世纪末和19世纪,《圣经》,尤其是旧约的这种地位逐渐丧失。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现代的、“科学的”、历史批判的解读方法成为研究《圣经》的模式,先是在经济和政治都比较落后的德意志国家,然后扩展到其他帝国主义的核心地区。这种研究方法以及它的众多分支所带来的第一个震动是它们破坏了曾经看起来确定无疑的历史和文本基础:从亚当、夏娃的诞生到基督的复活。《圣经》和神学作为西方文明基础的地位逐渐动摇,而这个基础地位,已经被赋予了古希腊。

可以说,这是一记妙招,其妙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进步的、前瞻性的古希腊,再蒙上理性、自由和民主的色彩,比起专制的、神权的《圣经》叙事更受欢迎。现代世界需要的是一个现代型的范式,而古希腊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范式。其次,古希腊实际上比新约的关键文本、耶稣的故事和早期教会出现都要早些。因此,从新约中可以找到的有关问题的答案在古希腊都可以找到与之不同的、更深刻的答案,而且历史更久远。哲学、文学、民主政治都因此成了比《圣经》更古老的东西。这两点表面看似乎有点矛盾——古希腊既是现代的,又是古老的。但实际上它本身并不矛盾,因为进步与古老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

^① Christopher A Stray, “Culture and Discipline: Classics 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Eng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no. 3 (1) (1996):78.

最终的结果令人叹为观止，就连神学的历史也被重新阐释：基督教神学不再被认为是由上帝揭示给人类的最原始的创造，相反，神学成了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和《圣经》故事的集合体。也就是说，古希腊哲学现在不但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基础，而且也为基督教神学提供了基础。古话说，西方文明只有在基督教神学和历史的照耀下才能得到理解，现在它被赋予了另一层涵义——神学和西方文明都以古希腊为基础。

我之前提到这是个改写历史的激进过程，对历史重述的目的是为当下提供不同的叙述，以打开未来的新的可能。现在我想再重提这个问题：为什么要使古希腊成为西方文明的基础？答案是欧洲需要一个新的历史，一个解释自己在世界舞台晚到的新的叙事。19世纪的欧洲终于成为世界的中心，直到那时，欧洲人才完全意识到世界的中心曾在东方。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就是为了寻找这个中心。早期的欧洲航海家们绕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巴塞洛缪·狄亚士 Bartholomew Dias, 1488）也是为了寻找东方。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曾苦苦寻找到达东方的新航道……直到欧洲认为自己已经控制了世界。它需要另一个历史，另一个故事。

当然，欧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相互竞争、征战的族群组成。早在16世纪，当资本主义刚刚在大荷兰帝国崭露头角，帝国主义就开始彼此争斗。然而，恰恰是在资本帝国主义这个语境中古典学真正站稳了脚跟。之前我提到过喜欢希腊的日耳曼诸国，尤其是普鲁士，实际情况是，对希腊的倾心也与帝国主义的野心紧密相关。普鲁士皇帝支持教育改革，文化机构都采用希腊模式，财政流向考古探险，其用意非常明显：那就是为普鲁士带回尽可能多的东西——最著名的当属帕加玛神坛。

此处我插入一下古典学教育对后来的大英帝国的作用。^①常被认为是“通识教育”的古典学是精英学校教育的核心课程。古典学被认为是一种新鲜、活力的学科，取代了牛津教育僵化的课程。^②正如斯特莱所指出的，当新兴的小资产阶级逐渐取得权力，就需要新的标识作为逐渐升高的阶级身份，以与垂死的贵族和工人阶级相区别：

就在这一时期，几家行将倒闭的地方学校重新复活，成为公立学校——即非地方管理的寄宿学校，这不是一个巧合。18世纪80年代的拉格比（Rugby），十年后的舒兹伯利（Shrewsbury）是其中领军的两所学校。也正是在这些学校中，富裕的资产阶级的儿孙们学会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褪去了地方口音，举止行为都化为贵族。学校课程几乎完全被古典学科所控制：语法学习占用了大部分时间，其他的是机械的作文练习。^③

确实，在这样的学校学习的确意味着对古典学，甚至包括对古典语言写作技巧的熟稔。这样的知识表明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也因此保证了他在帝国政权中的位置。这种情况即便到了19世纪50年代当恩主体系随着印度文官系统改革而宣告废除之时依然存在，因为考试对于那些受过古典学教育的学生比较有利。这个体系的精

^① Victoria Tietze Larson, "Classics and the Acquisition and Validation of Power in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no. 6 (2) (1999): 185-225.

^② 它保证了像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罗斯、欧里庇得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大名得以铭刻在西方文明的记忆之中。即便到了今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名字仍然活跃在我们身边，参与到哲学、政治和文化批评等辩论之中。

^③ Christopher A. Stray, "Culture and Discipline: Classics 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Eng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no. 3 (1) (1996): 79.

妙之处在于使古典学研究变成一种非功利性的学习，成为与专门行业的工人训练完全不同的，塑造一个有文化、有学识的人的必须。对古典学的渴望比任何世俗需要都重要^①。但是，能够使一个国家在世界明显处于领先地位的却是其政治和贸易方式。其标志是一个饱含古典学语言和文本的霸权词汇。倘若有人能够参与古典学的高谈阔论，欣赏古典学典故之微妙，并因此而傲视那些没有古典学知识的人，便具有了明显的统治阶级的标志^②。正如托马斯·盖恩斯福德（Thomas Gainsford）在演讲中强调：“对希腊文学的研习……不仅使你高于普通人，而且很可能将你带向具有可观收入的职位。”^③

对这种霸权语言的需要显示了资产阶级的新力量，他们代替、超越僵化的贵族阶层，并获得对权力和文化的操控。换句话说，欧洲资产阶级既不同于铁板一块的欧洲，也与竞争的帝国主义相反，他们共同点是对一个新历史的需求，从而使自己不仅在文化、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而且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合法化。而这个历史叙事的目的就是表明一个以资产阶级自己的形象为模式的欧洲一直以来就是世界的中心，他们对世界的影响可以追溯到自己的古代模式，即为它们之伟大性提供基石的古希腊。

^① 在语言学和社会学中，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形成了一个等级。拉丁文处于中间，较容易达到；希腊语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和文化阶层。曾经作为交际不可或缺的拉丁语如今被重新定义为有学问的代名词，一个“结论”；希腊语则是“话题”，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此外，拉丁语提供的是一个有序的资源，是学科的支柱；相反，希腊语则不属于普通世界，它的屈折变化暗示了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自由。（Stray 1996, 79）斯特莱强调说这种等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常常受到想要后来居上者的挑战。很明显，到 20 世纪初，拉丁语已经成为不再常用的希腊语的替代，成为多学科学术繁荣的标识，表达了新兴公立学校学生的愿望。

^② Christopher A Stray, “Culture and Discipline: Classics 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Eng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no. 3 (1) (1996): 80.

^③ Victoria Tietze Larson, “Classics and the Acquisition and Validation of Power in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no. 6 (2) (1999): 189.

结论：神话的真理

在结尾部分我想提及一个略有不同的概念。改写历史，试图让古希腊成为西方文明基石的所有努力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尤其是一个政治神话^①。在我们今天对“神话”这个词汇的理解上^②，神话既是编造的，又包含着深刻的真理。一方面，它是虚构的故事，没有事实根据，另一方面，它又以一种普通语言难以实现的方式传达了真理。虚构性很明显指向我之前一直所论证的古希腊的经典性，即认为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但同时，这个神话也传递了一种深刻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答案是：西欧和西方文化的基础来自它们的外部。这些外部的源头首先包括穆斯林世界的深刻影响。正是在阿拉伯世界，知识得以保存并通过塔里法西班牙（Al Andalus）——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711-1492 CE）传到欧洲^③。其次包括非洲的影响，更不要说近东文化，正如我们常提到的“东方之光”（Ex Oriente Lux）这一说法。此外还包括中国知识对欧洲启蒙时期重要思想家的影响，这主要来自17世纪利马窦和他的追随者们对中国的描述。现在我们需要重申的是，正是由于对古希腊作为欧洲文化中心地位的强调暴露了西方文明的源头恰恰是在其外部。

译者简介

武田田，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WU Tiantia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Email: wutiantian2005@aliyun.com

^① Roland Boer, *Political Myth: On the Use and Abuse of Biblical Them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Bruce Lincoln, *Theorizing Myth: Narrative, Ideology, and Schola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③ Roland Boer, *Political Myth: On the Use and Abuse of Biblical Themes*.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rnold, Matthew. *Culture and Anarc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Bernal, Martin.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ume 1: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Blue, Gregory. "Ginau on China, Race Theory, the 'Yellow Peril', and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no. 10 (2) (1999): 218-236.
- Boer, Roland.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The Bible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_____. *Political Myth: On the Use and Abuse of Biblical Them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_____. *Last Stop Before Antarctica: The Bible and Postcolonialism in Australia*.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8.
- Boer, Roland, and Ibrahim Abraham. "Noah's Nakedness: Islam, Ethnicity and the
Fantasy of the Christian West." In *Sacred Tropes: Tanakh, New Testament,
Qur'an as Literary Works*. Edited by Roberta Sabbath, 461-473. Leiden: Brill,
2007.
-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London: Collins, 1972.
- Ching, Julia, and Willard G. Oxtoby. *Discovering China: European Interpretations
in the Enlightenment*.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1993.
- Clarke, J. J. *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1997.
- Cohen, Walter, and Martin Bernal. "An Interview with Martin Bernal." *Social Text*,
no. 35(1993): 1-24.
- Cole, Juan. *Napoleon's Egypt: Invad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de Certeau, Michel.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Tom Conl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 _____ and Jean-Marie Domenach. *Le Christianisme éclaté*. Paris: Éditions Du

- Seuil, 1974.
- de Gobineau, Joseph Arthur Comte.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s*. Translated by Adrian Collin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5.
- de Ste. Croix, G. E. M.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from the Archaic Age to the Arab Conques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 Decharneux, Baudouin. "Introduction philosophiques: Les Indo-Européens, de l'études aux fantasmes." In *Modèles linguistiques et idéologies, "Indo-Européen"*. Edited by E. Vanséveren, 13-29. Brussels: Éd. Ousia, 2000.
- Gossman, Lionel. "Philhellenism and Antisemitism: Matthew Arnold and His German Model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o. 46 (1) (1994): 1-39.
- Graeber, David.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2011.
- Gress, David. *From Plato to NATO: The Idea of the West and Its Opponent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 Halperin, David. *One Hundred Years of Homosexuality: And Other Essays on Greek Love*.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 Hegel, G. W. Friedrich. *On Christianity: Early Theological Writings*. Translated by T. M. Knox and Richard Kroner.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61.
- _____.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Erster Band*. Vol. 18, Werk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0.
- _____.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J. Sibree. Buffalo: Prometheus Books, 1991.
- Hordern, Peregrine, and Nina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A Study in Mediterranean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2000.
- Kennedy, George A. "Shifting Visions of Classical Paradigms: The 'Same' and the 'Oth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no. 1 (1) (1994): 7-16.
- Keuls, Eva C. *The Reign of the Phallus: Sexual Politics in Ancient Athe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Larson, Victoria Tietze. "Classics and the Acquisition and Validation of Power in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no. 6 (2) (1999): 185-225.
- Leoussi, Athena S. "From Civic to Ethnic Classicism: The Cult of the Greek Body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Society and A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no. 16 (3/4) (2009): 393-442.

- Lincoln, Bruce. *Theorizing Myth: Narrative, Ideology, and Schola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Marchand, Suzanne. *Down from Olympus: Archaeology and Philhellenism in Germany, 1750-197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Marchand, Suzanne and Anthony Grafton. "Martin Bernal and His Critics." *Arion*, no. 5 (2) (1997): 1-35.
- Mill, James. *A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London: Baldwin, Cradock and Joy, 1818.
- Pfeiffer, Rudol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 Oxford: Clarendon, 1968.
- _____.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 Oxford: Clarendon, 1976.
- Reid, Donald M. "Cromer and the Classics: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Greco-Roman Past in Modern Egyp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no. 32 (1) (1996): 1-29.
- Rose, Ernst. "China as a Symbol of Reaction in Germany, 1830-1880."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o. 2 (1) (1951): 57-76.
- Rothermund, Dietmar. *The German Intellectual Quest for India*. New Delhi: Manohar, 1986.
- Said, Edward. *Orientalism*. 2nd 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2.
- Strauss, David Friedrich. *Das Leben Jesu, kritisch bearbeitet*. Tübingen: C. F. Osiander, 1835.
- _____. *The Life of Jesus: Critically Examined*. Translated by George Eliot.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1902.
- Stray, Christopher A. "Culture and Discipline: Classics 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Eng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no. 3 (1) (1996): 77-85.
-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V: Centrist Liberalism Triumphant, 1789-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Whedbee, Karen E. "The Tyranny of Athens: Representations of Rhetorical Democrac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no. 33 (4) (2003): 65-85.
- Winckelmann, Johann Joachim. *History of Ancient Art*. New York, 1880.